

生活笔记

湖畔闲章

□ 北雁

我一直以为,密布于洱海之畔的白族村落,便是大理传统文化圈最重要的组成部分。然而当我决定用一年的时光沿洱海来一次完整的考察行走,却常常看到粘贴在大小民居门楣上的对联要么是些印刷品,要么就是小孩子习字一般的信手涂鸦,甚至左右颠倒,对仗不平、有错别字等等。我便常常有些莫名地担忧,或许再过二十年,我们那么多美好的农村礼俗都将有失传的危险。在洱海源头我们那个叫小果的村子,如今提得起毛笔的似乎只剩下父亲一个人。农民出身的他写得一手流畅的行草,五年前我第二部小说出版,就是他为我题写的书名。而且他谙识农村礼俗,每至节庆,十里八村来家里请他题写对联的人络绎不绝。但说实话,农民出身的他习惯了十几年依葫芦画瓢的拘板,我在

他多年照搬照抄的对联中很难再读得到一丁点儿的新意。然而乡人们并不计较,只等节庆到来,掏点钱有个装点门户的红气和喜气,就算完了。

我一个自幼在洱海边长大的朋友给他六岁的女儿报了个游泳班,这在十年前简直是让人无法理解的事。我常以为,洱海边长大的孩子,天生就该有一种畅游江河的水性。问题是孩子父母都不会游泳,自然无人教他识水,如同长在乡村的我也识杜鹃与黄鹂,也不知道牵牛星和猎户座,同样也不知道乡下那么多的繁缛礼俗,自然也就无法教习我的女儿,所以在我们这一代人中,有太多的事物可能会因此而失传。更让人担忧的是,而今我们所有人看中的似乎只是钱,并且坚信钱能买到一切,房子、车子、高档手机、豪华家具以及各种

奢侈品,除此之外,其他一切都是与生存无关的附加物。我亦常想:是否会有一天,我们揣着一大把钱前去购物,却发觉自己什么都买不到了,资源耗尽、环境污染、乡俗流逝……我们已经再也无法回到曾经的昨天!

在一个夜雨之后的清晨来到洱海边,只见沿途环湖的柳林下面,有几只水鸟正在草滩上觅食。想来只有黑夜和雨天,它们才有机会回到自己的领地上,心惊胆战地度过一夜,待到天明或是雨水歇息,便又赶紧回到水中,因为这块原本属于它们的湖滩又被我们人类无情地霸占。记得那次在龙龕村口停车,我就被紧连湖岸的一个水塘吸引。密集的水杉宛若厚墙将水塘围住,便有许多人在树荫下围着水塘垂钓,有的居然一个人同时守着十几只鱼竿。其实这样的

情景并非今日才见。现如今,很多人把垂钓当成了一种重要的生活消遣,然而“醉翁之意不在酒,在乎山水之间”,闲坐在洱海边的沙堤柳岸,感受风吹日晒和阳光雨露,绝对是一种心灵的放松。不可否认,洱海是外乡人心中最神圣的向往,最洁净的世界,它不仅造就了源远流长的大理文明,还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方式,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。就比如我这么长时间不知疲惫的行走,已在其中收获无尽的满足。可现如今,在建筑工艺不断发达的当下,我们用最先进的机械移山填海、挖山断梁、捞河淘沙,让一幢幢楼房在城乡之间迅速填满。可在寻求物欲的满足和自己精神享受的时候,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停下对自然的破坏和滋扰,或者回馈自然,弥补那么多我们经年累月的索取?

情景



绣 [李成华 摄]

情感码头

年味记忆

□ 左先勋

时光,为经历作证。有些年味,只活在经历过的人群心中。

年味,那些美好的记忆永不褪色。无论时间如何流逝,无论世事有几多变迁,一个来自农村,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我,不需要刻意地“翻捡”,那些尘封已久的年味记忆便会涌出。

做美食、添新衣、放鞭炮……是农村人对过去一年的小结,更是对新的一年幸福美好生活的期待。

进入腊月,春节的准备活动就开始了。母亲会挑一个晴天好日子,把家里能搬动的东西统统搬到院子里,然后把扫帚绑在一根长长的竹竿上,把家里每一个角落的蜘蛛网、灰尘都扫了,再把院子里的东西一件件擦洗干净,搬回原地安置好,免不了狠心丢弃一些坛子、罐子或瓶子。农村俗称“扫尘”,现在看来是打扫卫生。

父亲也会搭把手,将破得不成样子的竹篮、竹箩、竹筐修补一番。那些手工编织的东西,当年是农家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具,未来有可能就是时尚的手工艺品了。

时光老去了岁月,岁月沧桑了容颜。不仅仅因为我在“变老”,更

多时候是因为时代在“变好”。

年味,映在红红的春联、红红的灯笼中。腊月,是村里文人会写毛笔的老秀才大显身手的时候,也是手艺人小显身手的时候。文人提出的要求,主人会一一满足:磨墨、裁纸、煮糨糊、搬梯子,一呼即应,唯命是从。手艺人扎灯笼要求的材料,主人会精心准备:竹子、麻线、红纸,只有多余,不会凑合。

上世纪80年代满足了温饱,90年代有了家用电器,21世纪汽车进入我家,生活水平从解决温饱递进到小康,我的命运伴随国家发展而改变。

乡愁。注定会在记忆中镌刻下熠熠生辉的印记。过去,炊烟是村子的灵魂。现在,炊烟已经变得无形。不是生活不需要了,而是有了替代的东西——煤、电和气。一切都标志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步。

弹指一挥间,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皆尝尽,人生中的曲折“剧情”都演绎。经历了当年生活中的艰辛,却仍然热爱生活,像荷花一样,哪怕生于淤泥,也能美丽盛开,这才是最好的生活观。

回忆年味,享受生活。

电影往事

□ 常华敏

自小,就对电影十分着迷,不能简单用一个“缘”字草草总结。

出生在山村。当时,没有电,没有电视,没有电脑,只有奶奶反反复复讲述仍然觉得百听不厌的乡村故事。所以,能看一场电影,那是奢侈,也是盛宴,更是与伙伴们炫耀的不竭资本。

那时,银幕寄托着乡村人们的憧憬和希望,也成为乡下孩子拾得童趣的重要源泉。

电影,宛若一位法力无边的魔法师,使我着迷,让我树立了冲出大山的远大理想,并立志要娶一个像电影演员那么漂亮的媳妇。所以,小学那会,读书十分卖力,我的成绩自然也是出类拔萃,初中便直接录取到县城一中就读。

到了县城,当时还没有电视,小城人一到夜晚就像缺葱少蒜一般,没佐料的生活肯定平淡无味。尽管家境不富裕,着迷于电影的我总是节衣缩食,邀上同样好这口的同学,周末无事时必然去看一场电影,给久旱的心田洒几滴甘露解解渴。

那是一个拼体力买票的年代。到了卖电影票的时候,售票窗口外已是人山人海。电影院为了维持排队买票,窗外设了一排碗口粗的铁栏杆以防插队。但还是无济于事,人们蜂拥着拼了老命往里挤,铁杆

杆的作用几近于无。但很多人轮到自己时已无票,只得惋惜地感叹一票难求。

记得《少林寺》上映时,小城人怀着就像过年一样的心情争相前去观看,电影院不分白昼黑夜地连场放映,也是场场爆满,赚得那是盆满钵溢。而有些人发誓要将电影里的武功学到手,据说是接连看了七八场。我呢,也是深受影响,自制了一对沙袋,每天下晚自习后,跑到操场一角,绑在腿上大练飞檐走壁的轻功。

回想起来,自己的好体质一半是当时“练功夫”练出来的,一半则是挤电影票挤出来的。

后来,电视普及了,到电影院看电影的人逐渐少了。我因与电影扯不断的情结,偶尔还是要到电影院看一场电影续续缘。

如今,我也经常看电影,但更多的时候是在网络上看。当然,过一段时间,遇上有大片上映,还是要携上妻儿去电影院看一场,去体验一番那真正过瘾的音效和气氛。

儿时看电影,缘于猎奇;学生时代看电影,追求的是刺激;长大后看电影,纯粹是在消遣。我看,电影还是电影,改变的是我们自身。

人生如电影,精彩处不全在看电影本身,对过程的仔细品读和深入感知,说不定还更具韵味。

随手拍



生计

拍摄时间:2019年12月29日
拍摄地点:云龙县邓鄂镇
作者:夏传武

教育随笔

启蒙老师

□ 李光乾

孙女6岁时,因附近的小学不办学前班,幼儿园又离家远,只好让孙女在家玩耍。一天,孙女高兴地说:“爷爷,我要读书。”于是我便教她读书写字。我先从握笔和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”教起,刚开始,孙女写的“一”字有一寸长,一个字占了几个格子。我要求她一个字只能占一个格子,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,她能按要求一个格子写一个字。我又进一步要求她按照“田”字格将字写在格子正中。这一步最难,特别是左右结构、上下结构的字,要么上大下小、左大右小;要么上小下大、左小右大。常常一个字写十几遍还不合要求。小孙女没有耐心,写了几遍就灰心了。她说:“爷爷,这些字太难了,我不写

了。”我又连忙安慰鼓励她,为她做示范,有时还手把手地教她写。为了鼓励她的学习积极性,我用红笔为她批改作业,写得好的,批“100”分,写得差的批“90”分。这下她乐了,她说:“爷爷,我要争取天天都得100分。”到读一年级时,孙女已经写完了七八本作业本,会写许多汉字,会做20以内的加减法,会背若干首古诗,会流畅地朗读课文。

然而这仅仅是开了个头,一年级的小学生正是启蒙阶段,不懂的

东西太多了。每次做家庭作业时,她仍不停地问我:“爷爷,这道题怎么做?”

如今的教材比过去深奥得多。小孙女就指着课本问我:“爷爷,‘一去二三里,烟村四五家。亭台六七座,八九十枝花’的意思是什么?”这是一首著名的数字诗,从一到十,依次写了作者沿途看到的景物。当我讲解了诗的大意后,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

与一些家长说起此事,他们

有的说会偶尔辅导一下孩子,有的说没时间,有的说自己只负责孩子的生活,读书学习是老师的事。确实,由于种种原因,当前社会上有一定一部分家长对子女的学习不够关心,对子女的在校情况不闻不问。须知,教育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,学校、社会、家庭缺一不可;启蒙也绝非仅仅是辅导孩子学习,还包括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、良好的生活习惯、良好的道德品质等等。国人历来重视孩子的教育,《三字经》说:“养不教父之过,教不严师之惰。”儿童是祖国的未来,少年强则中国强。从这个角度说,我愿做一回启蒙老师,也希望所有的家长都做一回启蒙老师。

童心童画



小手套

作者:周煜亦 6岁
大理师范附属幼儿园